



淨土系列 隨身書 4

慧淨法師 著

人生之目的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一、人生是什麼	6
二、死後會怎樣	13
三、人生之目的	18
四、經證：佛形容地獄	27
五、事證：瀕死體驗	30
1.恒嚴法師 地獄見聞	30
2.心樂法師 地獄來回	35

人生實相

旅人：指自己。

荒野：無盡而寂寞的荒野是譬喻無盡寂寞的人生。

老虎：饑餓的老虎譬喻的即是自己的死亡。

松樹：指金錢、財產、名譽、地位等等。

藤蔓：譬喻「還不會！我還不會死」的以為還有二、三十年的壽命可依恃的心態。

老鼠：不斷咬齧著藤蔓的白老鼠和黑老鼠是白天和晚上。

深海：譬喻「地獄」。

毒龍：三條毒龍即指自己心中的貪欲、瞋怒、愚癡。

蜂蜜：指人的五欲：財欲、色欲、名欲、食欲、睡欲。

人生誰都是過客 相守百年也是夢

世上萬般帶不去 一雙空手見閻羅

一、人生是什麼

釋尊在《佛譬喻經》中，以一段有名的譬喻，向我們開示「人生究竟是什麼？」這譬喻是這樣的：

在一個寂寞的秋天黃昏，無盡廣闊的荒野中，有一位旅人蹣跚地趕著路。突然，旅人發現薄暗的野道中，散落著一塊塊白白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人的白骨。

旅人正疑惑思考時，忽然從前方傳來驚人的咆哮聲，隨著一隻大老虎緊逼而來。看到這隻老虎，旅人頓時瞭解白骨的原因，立刻向來時的道路拔腿逃跑。

但顯然是迷失了道路，旅人竟跑到一座斷崖絕壁的頂上。在毫無辦法之中，幸好發現斷崖上有一棵松樹，並且從樹枝上垂下一條藤蔓。旅人便毫不猶豫，馬上抓著藤蔓垂下去，可謂九死一生。

老虎眼看好不容易即將入口的食物，居然被逃離，可以想像牠是如何懊惱地在崖上狂吼著。

好感謝啊！幸虧這藤蔓的庇蔭，終於救了寶貴一命。旅人暫時安心了，但是當他朝腳下一看時，不禁「啊」了一聲，原來腳下竟是波濤洶湧底不可測的深海，怒浪澎湃著，而且在那波濤間還有三條毒龍，正張開大口等待著他的墮落，旅人不知不覺全身顫慄起來。

但更恐怖的是依靠救生的藤蔓，在其根接處出現了兩隻白色和黑色的老鼠，正在交互地啃齧著藤蔓。旅人拼命搖動藤蔓，想趕走老鼠，可是老鼠

一點也沒有逃開的樣子。而且每次搖動藤蔓，便有水滴從上面落下來，這是樹枝上蜂巢所滴下的蜂蜜。由於蜂蜜太甜了，旅人竟完全忘記自己正處於危險萬分的死怖境地，此心陶陶然地被蜂蜜所奪。

釋尊開示這愚癡的旅人之相，便是所有人類的「人生之實相」。那麼釋尊這段譬喻意味著什麼呢？

釋尊「無常之老虎」的法語，是在開示我們的人生真實之相。

1.孤獨的心靈

旅人：這旅人即是指我們自己。

荒野：無盡而寂寞的荒野是譬喻我們無盡寂寞的人生。

我們從生下來時，就成為旅人而在作人生之旅了。

既是旅人，應知目的地。如今我們是以何目的，而出生到人間來呢？

如若不知，豈不就和這愚癡的旅人一樣了。

秋天的黃昏：秋天的黃昏是譬喻人生的孤寂感。何故我們的人生就像秋天的孤寂？

因為我們是孤獨一人旅行之故。雖說有親屬、家族、朋友，但並沒有可以互相傾吐心中一切、互相理解的心靈之友。即使是夫婦，終此一生也未必能互相理解心中之事。

人生的孤寂，原因就在這心靈的孤獨。難道你未曾有過孤獨的感傷嗎？

白骨：路邊的白骨是指我們人生旅途中，家族、親屬、朋友等的死亡。我們活到現在，應該看到很多白骨，那時我們有何想法？有何感觸？我們可曾注意到緊逼而來的「無常之虎」呢？

老虎：饑餓的老虎所譬喻的即是我們自己的死亡。

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的，因此，我們非死不可。

死，對我們而言是最恐怖的事，所以釋尊以恐怖的老虎作譬喻。

現在這無常之虎猛然向我們逼來，但由於我們以為這是非常恐怖而且不吉祥的事，所以平時不想去思考它。

而且如果我們因為佛教的正視死亡、談論死亡，而感到陰森森，並且厭惡的話，就是對佛教完全誤解了。

我們平生雖然忘記死、逃避死，但死必然會來到，這種逃避的心態並不能解決死的問題。唯有與死正面對決，而獲得解決，才能得到絕對的安心與幸福。因此佛教才提到死的事。

作為旅人的我們，本能地想從死逃開，一有病就到醫院，或以藥物來跟死亡搏鬥，但仍然是逃不掉的界限。

2.無力的松樹

松樹：接著我們攀上崖頂的松樹，松樹是指金錢、財產、名譽、地位等等。這些東西即使擁有再多，在死亡的面前也仍是無力的。像歷史上有輝煌成就的秦始皇、漢高祖，臨終時也不免感到「啊！人生猶如夢中之夢」而寂寞地死去。

我們現在能握著金銀、財產、名譽、地位等，含笑地迎接死亡嗎？瀕臨死亡時，一物也帶不走，因此想要微笑地面對死亡是不可能的。

3. 人生是夢

藤蔓：藤蔓所譬喻的是「還不會！還不會！我還會死」的那種以為還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壽命可依恃，但即使認為「還有十年、還有二十年可活著」，但你認為到底人壽幾何？想想便知：已過去的十年二十年，也不過是「啊」的一聲之間，便如夢如幻般地消逝了。而今後的十年二十年，也同樣是「啊」的一聲之間便會過去。

老鼠：不斷交互咬齧著藤蔓的白老鼠和黑老鼠是指白天和晚上。白天的白老鼠和晚上的黑老鼠，在交互地縮短著我們的壽命。所謂：活了今天一天，便是死了今天一天。即使過年、節日、假日也都一刻不休地在齧著我們的生命。因此最後藤蔓必定被齧斷，這便是「死」。

4.後生大事

人生誰都是過客 相守百年也是夢
世上萬般帶不去 一雙空手見閻羅

作為旅人的我們，此時唯有墮入深不見底的毒龍深海裡。因為在我們死後，必定有「後生一大事」。

深海：深海所譬喻的便是「地獄」。墮入此地獄，必須承受「八萬劫中大苦惱」，這一件事情便稱為----「後生一大事」。

一墮地獄八萬劫 再得人身復幾時

毒龍：顯現地獄之苦的是這三條毒龍，這三條毒龍即指我們的貪欲、瞋怒、愚癡。

由於「貪欲」之故，在我們心中不知累積了多少殺、盜、淫、妄的意惡之罪。

由於「瞋怒」之故，在我們心中不知累積了多少對翁姑、朋友、他人「願他快死」等的心殺之罪。

由於「愚癡」之故，在我們心中不知累積了多少對自己不幸的憤懣，對他人幸福的嫉妒之罪。

「善因善果、惡因惡果、自因自果」的因果法則是不會有絲毫差錯的。由自己所不斷造作的罪惡所生出的地獄，最後還是由自己墮入。

教我們解決此後生大事的便是佛教。但作為旅人的我們，忘記了逼在足下的後生大事，此心完全被蜂蜜所奪。

蜂蜜：蜂蜜是指人的五欲：財欲、色欲、名欲、食欲、睡欲。一天之中，我們不斷所想的，持續所求的，無非是為了這五欲的滿足。

然而不斷地舔著蜂蜜，不知不覺地墮下去，豈不是太愚癡了嗎？

我們能否認自己不是這個旅人嗎？

釋尊在此開示我們人生的真實之相----亦即此「後生一大事」，一刻一刻地逼近著。----並且向我們說明解決之道。

來吧！莫讓死看到我們的背後，要從正面跟死對決。

唯有解決死，才能真正得到人生絕對的安心與滿足。

能夠打開佛教通往安心之門的唯有我們自己啊！

人生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按語】世人無知，以為一死百了，何有死後世界？豈知死後世界，儼然存在；地獄火車，自然來迎；未出輪迴，難免墮落。詳細請看下文。

死後會怎樣

《觀無量壽經》云：

「以惡業故，
應墮惡道，
命欲終時，
地獄眾火，
一時俱至。」

切莫輕忽 火車逼來
念佛之外 別無逃路

二、死後會怎樣

釋尊以「生死一如」之語說明生與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無論是誰，他的心中都盼望著明朗快樂的人生，但其人生中有無底的不安與黑暗盤踞著，這便是「死」。

所有的人，都非一死不可！若老實地凝視這事實時，我們的人生便會陷入黑暗之中，因此平生儘量地忘懷於死，便是我們的心態。

然而，即使我們能忘記死，而死卻不會忘記我們，且會突然襲擊我們。

而正面跟死接手，獲得死的解決時，也就能夠真正得到明朗快樂的人生。

首先，人死之後，將成為什麼呢？這是一個問題。

1.死後是有是無

死後的世界是有是無，答案是在哪一邊呢？

常有人說：「並沒有所謂死後的世界，死了就沒有了，死一次沒有死二次的。」果真這是他的真心話嗎？並非如此。

從遠處眺望死，而說死不可怕，這正如在動物園眺望籠中的老虎一樣，動物園的老虎不會加害自己，因此不會覺得害怕。

反之，即將真正面臨自己的死亡，則猶如在山中突然碰到老虎一樣，只一見，便雙腿癱軟了。

「沒有死後，因此死並不恐怖」，說這話的人，在迎接臨終時，那倔強之氣，便頓時一吹而散。

2. 文人學者們臨終之相

平生否定有死後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在其受臨終之苦的折磨時，呼叫著「啊！上帝呀！我的上帝。」

「先生，在你的哲學中也有上帝嗎？」看護他的醫生這樣問。

「親受痛苦的境遇，即使哲學上沒有上帝，也束手無策。我病如能痊癒，將從事完全不同的研究。」叔本華臨死前曾吐露這樣的心聲。

世界性的文學家歌德(Goethe)也在死前說：「啊！眼前一片黑暗，給我光明，給我光明。」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鬥士，田山花袋氏在六十六歲死時，詩人島崎藤村問他臨終時的心情，他以微弱之聲回答著：「想到一個人孤獨而去，真感寂寞。」

夏目漱石氏因胃潰瘍，五十歲即與世長辭，其最後喃喃獨語著：「啊！真苦，現在死，真難過。」

3. 火車來迎

《觀無量壽經》云：「以惡業故，應墮惡道，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

釋尊說行惡之人臨終時，必有「火車來迎」。臨終時，此心之黑暗擴大，看到黑暗的彼處有火焰的車顯現而來時，認為「沒有死後的世界」那種逞強的心，便會被吹散。並且真正與「獄火來迎」相遇的人，都會有淒厲驚人的慘叫聲。

法國著名的無神論者華帝爾(Voltaire)，臨終時痛苦地掙扎著，最後凝視一處說：「瞧！那邊有惡魔要來帶我。啊！看到地獄了，好恐怖呀！誰啊！救救我吧！」這樣絕叫著死去。

又日本岐阜縣的M青年也因為看到伯父害怕於「獄火來迎」的臨終之相，而努力追求佛法。

平生否定死後，更且污蔑誹謗佛法的M青年之伯父，終於患上了不治之病，其臨終時是在深夜三時頃：「火來啦！火來啦！很熱！很熱！把我藏起來！把我藏起來！」慘叫而死。

M青年從來把「獄火來迎」想成是童話故事，可是在如實目睹可怕的獄火來現之事實後，很清楚地明白佛語之不虛和後生這件事的可怕。此後他完全變了，開始認真地追求佛法。因為人是有死後的呀！

4.地獄之苦

那麼死了之後，會成為什麼呢？

釋尊說「一切眾生，必墮地獄」，即是開示所有的人都有「後生一大事。」

「後生一大事」是指所有的人「若不念佛往生彌陀淨土，則將來必墮地獄，承受極大苦惱」這件大事而言。印光大師說：「不生西方，必墮地獄。」

唐朝善導大師說：

一入地獄受長苦 始憶人間善知識

受了地獄之苦，才後悔在人世間時未從善知識之處聽聞佛法，但為時已晚。

然而地獄之長苦，是哪種程度之苦呢？

曾有弟子請示此事。釋尊反問道：「早上、中午、晚上各受一百支槍所刺，骨肉碎裂，那樣的苦，汝等以為如何？」弟子回答：「僅僅受一支槍所刺，其苦已難想像。」此時釋尊拾起一粒小石頭置於掌上而譬喻說：「每日受三百支槍所刺之苦，若譬喻為如此之小石，則真正受地獄之苦，便猶如喜馬拉雅雪山之大了。」

這是怎樣也無法想像的大痛苦。

死的話，必墮地獄，火焰的車是其前兆。

5.自造自墮

地獄之苦與火車來迎，都是由於自己的業力所產生之故。古德以偈而言：

雖無工匠 製造火車
自己製造 自己乘往

唯有後生這件大事的解決，才是付出人生的全部，也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釋尊四十五年間的說法，歷代淨土高僧的一生，也都是為了開示我們有後生這件大事而不惜勞苦。

關於後生這件大事的解決，是「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今生現在被阿彌陀佛之本願所救，成為絕對之安心與滿足，此外別無。這即是「念佛往生」。

故「念佛往生」，即是人生生存的唯一目的！

切莫輕忽 火車逼來
念佛之外 別無逃路

【按語】如此說來，念佛往生，豈非所有人生存的唯一目的！詳細請看下文。

三、人生之目的

1.人爲何而生存著

人為了什麼而生下來？為了什麼而生存著？為了什麼再怎樣苦也非忍耐活下去不可？

我的一生就這樣地過，這樣地結束可以嗎？

只要是人，不管誰都或多或少，曾經有過這種疑問。實際上唯有深懷這種疑問，才是真正具有宗教性格、具有學佛的根機。同時，唯有這種疑問，才是付出一生的代價，無論如何也非了解、非解決不可的「人生根本問題」。

以哲學來說，就是「人生究極之目的」。

凡是存在的東西都存有它的目的。

譬如筆是為了寫字，錶是為了看時間，杯子是為了裝水，眼鏡是為了看清楚，車子是為了乘坐等等。

任何東西都各自含有其目的而存在著。

那麼「人」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呢？

被稱為「萬物之靈」的理性動物之「人」，若不知人生之目的而活著，無異於「沒有理性」，「放棄人格」，可說失去生存的意義。

若將人生比喻為旅行，那麼我們就是旅行者，每一個旅行者都有其目的。不知目的之人生，就像不知目標之旅行。

如果人生沒有目的，那麼生存也就毫無意義。

壞損的筆與錶、破裂的杯子與眼鏡等，既不能使用，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只有被丟入垃圾筒。

再怎樣高貴的名車，對於不知使用方法與目的的人來講，只不過是一堆廢鐵而已。唯有知其目的與使用方法，才會體驗到名車的可貴。

不知正確的目的與方法，則不知人生存在的難得與價值。

大部份的人，表面上樂觀含笑地過日子，有一天當內心深處突然有「人生空虛」之感，這正是因為他不知「人生究極之目的」的緣故。

但一般人都錯認為「自己擁有生存之目的」。

男人以為努力工作、養家活口是他的目的；

女人以為照顧家庭、撫育兒女是她的目的；

單身貴族，以自由愜意為目的。

同時，人生欲望無窮：金錢、名利、地位等等，種類很多，一般人會錯誤地以追求這些為他的人生目的。

2.人生目的之條件

以佛法來講，所謂「人生之目的」的條件是「只要達成，雖死亦可」。

為了某種目的而來到特定的場所時，必須是直到達成目的，否則不會離開。

去市場購物的人，不買到東西不回家，一旦買到了，則什麼時候回家都可以。

又，如同進入飯店，還沒吃飽，不會滿足地離開，一旦吃飽，隨時出來都很滿足。

亦如到駕訓班學開車，必須是一直學到考取駕照，否則不會半途而廢。

像這樣將目的與場所來比照人生的話，帶著某種目的，而投生來到「人道」的我們，目的若是達成，便應有何時離開「人道」都可以的心境，亦即「目的達成，何時死去都滿足」的心情。

釋尊說：

**若人生百歲 不知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雖然活了一百歲那樣長壽，若沒達成人生目的，還不如雖生一日，而已達成目的的人，亦即若能完成人生之目的，雖生一日亦可。

孔子也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早上達成人生之目的，雖然到了晚上經過這麼短的時間便死去，也能心滿意足。

那麼人類所追求的，有哪些能合乎這條件呢？

錢財、名利、地位，這些如果達成的話，人可以死嗎？能含笑滿足地離開人間嗎？其實這些一樣也不能使我們滿足。不僅如此，而且是「世上萬般帶不去，一雙空手見閻羅」，所謂「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所以，釋尊形容一般人臨終的心情說：「大命將終，悔懼交至」。

3.釋尊「誕生偈」

「人生究極之目的」：宣說佛法的釋迦牟尼佛在其誕生時，已經徹底地顯示了。

佛教是宣說「人生之目的」的宗教，這由釋尊的「誕生偈」就可以看出來。

釋尊在約二千六百年前的四月八日，於當時北印度的藍毘尼園誕生。

生下來時，東西南北各走七步，並且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而宣說：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這在《修行本起經》及其他經典都有記載，這就是有名的「誕生偈」。

此偈可作多種解釋，但其本意是在顯示「人生之目的」。

「唯我獨尊」的「唯我」，並非只是指「釋尊」一人而已，而是指「人道的每一個人」；「獨尊」是顯示「只有一件尊貴的使命」。

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真義是：

「天上天下雖然廣闊無垠，但唯有我們人類擁有唯一的神聖使命、崇高的目的」。

這句「誕生偈」正是有關「人生究極之目的」的大宣言。

那麼佛教所說「受生人道之目的」是什麼呢？「向著四方，各走七步」就已暗示出來了。

六步加上一步便是七步，「六步」是指長久以來流轉於生死輪迴的六個世界，即是「六道」。而「七步」是從痛苦的輪迴、迷界的六道跨出一步，以完成解脫輪迴、自由自在、不生不滅的生命。

「六道」是：

地獄道：歷經難以計算的漫長時間，遍受無法形容的大苦。

餓鬼道：接受五百世不聞水漿之名的飢渴之苦。

畜牲道：弱肉強食，最後被刀割煎煮之苦。

人間道：人類的世界，五陰熾盛，八苦交煎。

修羅道：瞋恨心強，時常爭鬥的世界。

天道：壽命很久，純粹享樂；但臨命終時，五衰相現，其苦甚於地獄。

我們的生命是從無始曠劫的古昔，一直迷於六道的苦界，未曾解脫。

釋尊常說：「從苦入苦，從冥入冥」，現在的人道是苦，死後的地獄更激烈。

所以釋尊要我們儘早發「出離迷界」的心，尋求永恆的生命。這便是「出離心」，我們要有此發心。

4.幾兆年一次的絕好機緣

能夠聽聞佛法只有「人道」，所以人道是脫離一切苦惱的場所與絕好機緣。

但是釋尊也說：「人身難得」，能夠生到人間界來是極其不容易的。

在《雜阿含經》中，釋尊以一段有名的「盲龜浮木」的譬喻來說明這困難性。其意是：

「大海之底有一隻瞎了雙眼的烏龜，壽命無量歲，每一百年才有機會將頭浮出海面一次；海中有一片浮木，浮木的中央有一孔。盲龜是否能夠遇到這浮木之孔呢？這是幾億年、幾兆年也難以達成的事。但在三惡道中，要轉生人道，比這還難。」

《涅槃經》也說：

墮三惡道者，如大地土；
受生人界者，如爪上土。

無論從時間上或數量上而言，都確實是「人身難得」。

就這一點，在一千年前，日本有一位高僧——源信上人，開示了一段法語，很貼切地說明得生人身的慶喜：

離三惡道 生於人間 應大慶喜
自身雖賤 不劣於畜牲
吾家雖貧 猶勝於餓鬼
事雖不如人意 難比地獄之苦
世間之難住多憂 即是出世間之緣
身雖卑賤不高貴 亦是入菩提之導
故生人間 應該慶喜

古德也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正是警惕我們，一旦墮入三惡道，則雖經過幾億年、幾兆年也未必能再度得生於「人道」。

像這樣已經生到「人道」來的「人類」，擁有這麼大好機緣，怎麼可以過著「不知為了什麼而活著？」「生存很空虛！」「我的人生怎樣都可以！」的灰色日子呢！

出生到「人道」之目的，釋尊已經作了這麼明確的開示與強調，亦即「依靠佛法，出離六道輪迴。」

此生很短，而後生無窮的長，假藉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尋求永恆不生不滅的生命，正是「人生之目的」。

那麼如何依靠佛法，從六道跨出一步，出離六道輪迴呢？這是佛法所要說的重要課題。

釋尊一生所說的教法，分為二門：聖道門、淨土門。在這五濁惡世，又是末法的時代，人劣才闇，聖道難修，淨土易行。不管僧俗、賢愚、善惡、男女、老幼，只要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則永遠蒙受佛光攝取。亦即：彌陀本願，不論你是善是惡，只看你是信是疑。一旦信願念佛，則不管善惡，都蒙受佛光攝取。生在彌陀攝取光明中，死入彌陀無量光明土；得無量之壽命與自在之身心；永離輪迴，無諸苦惱，豈不快哉！

【按語】極樂之樂，樂不可喻；地獄之苦，苦不堪言。專稱佛名，必生淨土；若不念佛，將墮地獄。請詳閱下列「佛形容地獄」、「瀕死體驗」及「念佛放光」、「念佛往生」等篇。

四、經證：佛形容地獄

1. 「十方諸佛捨棄惡機」之文

《悲華經》卷六云：

是一千四佛所放捨者，所謂眾生厚重煩惱。
專行惡業，如是眾生，諸佛世界，所不容受。
如是眾生，斷諸善根，離善知識，常懷瞋恚，
皆悉充滿娑婆世界；悉是他方諸佛世界之所擯棄，
以重業故。

(《大正藏》三·二〇四)

2. 佛說「三業行惡，必墮地獄」之文

《佛說鐵城泥犁經》云：

人於世間，身作惡，口言惡，心念惡；
常好烹熬，祠祀鬼神者，身死當入泥犁中。

(《大正藏》一·八二六)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

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
謗訕賢聖，見邪行邪；
其人壽終，便墮惡道，入泥犁中。

(《大正藏》一·八二八)

3.佛譬喻「地獄痛苦」之文

《佛說泥犁經》云：

佛言：「設令惡人，眼如我眼，見惡人所趣殃過考掠之處，惡人即怖心
憔悴，吐沸血而死。」

佛言：「欲知勤苦，最不可忍者，獨有泥犁。泥犁者，極苦不可具
言。」

諸比丘長跪言：「願聞泥犁勤苦譬喻。」

佛言：「譬如長吏，捕得逆賊，將詣王前白言：『此人反逆，念國家
惡。』王敕長吏，以矛刺百瘡。明日問之：『此人何類？』白言：『尚
生。』王言：『復刺百瘡。』」

佛語諸比丘言：「如此人被三百瘡，寧有完處大如棘葉無？」

諸比丘言：「無有完處。」

佛語諸比丘：「此人被三百瘡，寧毒痛否？」

諸比丘言：「人被一瘡，舉身皆痛，何況被三百瘡。」

佛持小石著手中，示諸比丘：「是石大？太山為大？」

諸比丘言：「佛手中石小，奈何持比山；欲持比山，億億萬倍，尚復不如山大。」

佛言：「泥犁中痛，與矛瘡痛，億億萬倍，尚不如泥犁中痛。手中小石，如三百矛瘡；山者如泥犁中痛。癡人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墮泥犁中。」

（《大正藏》一·九〇七）

4.佛說「盲龜浮木」之文

《雜阿含經》四〇六云：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否？」

阿難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龜若至海東，浮木隨風，或至海西；南北四維，圍繞亦爾，不必相得。」

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難於彼。」

(《大正藏》二·一〇八)

《佛說泥犁經》云：

佛言：「人在三惡道難得脫，譬如周匝八萬四千里水，中有一盲龜，水上有一浮木，有一孔；龜從水中，百歲一跳出頭，寧能值木孔中否？」

諸比丘言：「百千萬歲，尚恐不入也。所以者何？有時木在東龜在西，有時木在西龜在東，有時木在南龜在北，有時木在北龜在南，有時龜適出頭，木為風所吹在陸地。」

「龜百年一出頭，尚有入孔中時；人在三惡道處，難得作人，過於是龜。」

(《大正藏》一·九〇七)

五、事證：瀕死體驗

1. 恒嚴法師 地獄見聞

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日本飛機亂炸我的家鄉——湖北省鄂城縣周圍。我年廿二歲，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媳孫等，本擬趕到賀勝橋站搭火車至重慶，但母親終因不堪驚恐疲勞於途中而亡！父親離散，我與兄嫂等躲在金

牛鄉下，日日思念父母，不知他們身在何處，故於每晚望月對空而拜，思惟如何才能得知父母所在！

三天後的一個晴朗下午，因思念父母，悲哀愁悶而昏沉，忽見一位莊嚴的出家人，手執拂塵對我說：「走呀！」「去哪裡呀？」那位出家長者說：「你不是想看你的父母嗎？我帶你去呀！」並且叫我前行，我請長者前行，可是長者必叫我先行，我不好再違長者意而前行。只見路兩旁綠草如茵，整潔清新，不久面前現出一城，城門大且高，要仰頭而望，其鐵門上排列著若干碗大的鐵釘。

我與長者走進去，在門後有個大玻璃窗的房子。長者叫我稍等，他去登記。我問：「為什麼登記？」他說：「你還要回去呀！」在他登記時，我看見一位穿白府綢藍條對襟開領短衫長褲的青年為之登記，一看那不是姨表兄嗎？我歡喜的叫「表哥！表哥！」奇怪！他為什麼如同不見不聞、不知不覺，若無其事，長者辦好，回頭又帶我走。

走不遠，看見一大片草原，臥著牛、馬、豬、羊、鹿等各種四腳獸類，無能計數。在路邊的牛都瞪著牛眼看我，我怕怕，不敢走，長者用拂塵一揚，牛頭就皆轉向裡面。我心想，這些動物都是活的呀！又往前行，見一片大叢林，樹上有許多各色各類，花色美麗的鳥，樹下則是許多雞、鴨、鵝等兩足禽類。再前行不久，看見姑表姐光著身體，僅在腰臀之間圍著一塊白布，坐在石頭地上，懷前抱著一個小嬰兒，長髮散在背後腰際，面上如同初醒未洗臉的樣子，而眼角仍留有眼屎。我叫「表姐！表姐！」她也同樣的不聞不知，頭亦不抬。

我無可奈何地又向前行，長者依舊在後。續行不遠，看見一大熱鐵煙囪上，有人緊緊抱著，已經如同石膏人粘在其上。我一看，這不是我們鄰居紀家少爺嗎？他為什麼在這受罪呢？長者答：「他壞了人家的女孩子(即是誘姦女孩子)，所以受此罪報。」啊！在世上他家是做木材生意的，很有錢，據說整棟倉庫裝的都是銀元，也常接濟窮困的人。那個少爺詩文都很好，為人做事也很洒脫，可是不為人知的色欲惡行，還是要自己接受果報的，可不慎哉？

再放眼前看，唉呀！青面鬼拿著大鐵叉，叉著人往刀山甩，其人身首破裂，腹破腸流。又有夜叉鬼破人腹的、挖心的、挖眼睛的，有鐵鉤鉤舌頭的，大油鍋炸人的，用鐵鋸把人從頭鋸開分兩半的，還有把人倒栽在大石磨中，磨得血漿溢流。其中更有叫喚、哀嚎、淒烈慘痛之聲發出，看得我眼睜不開，耳不忍聽，心中直顫抖。我沒有問長者，自思惟這是作惡眾生在接受慘痛的果報。唉！眾生！眾生啊！可悲可嘆！

我實在不願再看這些了，正好側面有條路，於是很自然轉過去，走、走，走了一條路，順著長老的指引，走進一棟房屋裡面，啊！赫然看見母親坐在床上，妹妹坐在媽媽身邊。我歡喜異常，叫著「媽媽！」奔向母親，想貼著母親坐。可是總是落空，沒有貼上，而母親亦是若無其事，不知不覺。心中很難過，以為母親只愛妹妹，好似沒有我這個女兒，不知我的思念！

此時長者又叫我向前走，只好無可奈何走吧！長者對我說：「看你哥哥去。」我問：「他不是坐牢嗎？」長者說：「他沒犯什麼大錯，只是對妻子的不孝沒有加以教導，沒有盡到丈夫的責任。」過不久我們到一辦公所在，是棟樓房。心知哥哥在樓上，上了樓梯，即見哥哥坐在桌前撥算盤。

我高興的叫著：「哥哥！哥哥！」。可是哥哥亦如前所見：表哥、表姐、母親、妹妹們一樣，不知不覺，不見不聞，不能通達。

長者又叫我走、走、走，似乎走了不算短的路程，感覺其境非常清幽、廣大、祥和，我自己也舒暢自在起來。到了一間黃色光亮的大房子裡，周圍是透明的門窗，只見父親在其中禪坐。看見我來了，說：「你來做什麼？」我尚未答話，長者對父親頷首示意，父親亦點頭領會其意。我對父親說：「我不走了！」隨即歡喜地坐在父親右側。父親雖未言語，似已知道我的去處。不一刻，長者又示意要我走，我無可奈何地又走出來了。

不久，來到一座橋前，橋寬約四、五寸，腳才踏上去，又縮回來，怕！怕！長者輕動拂塵，說：「不要怕！」於是我再踏上，似乎橋很堅固，不搖不動，也就向前直行。向下一望，唉呀！在紅紅的血水裡，有許多分不清楚是男是女的人頭蠢動著，人人都未穿衣，又有蛇纏繞其身，蠕蠕而動。我問長者：「這是怎麼一回事？」長者答：「這是淫欲、生產、血污池呀！」「那該怎麼辦才好呀？」長者說：「修呀！」我問：「要怎麼修呀？」長者：「不要生孩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我似乎明白的「噢」了一聲。又向前走，不久，再看下面，呀！藍藍的，是水？是天？抬頭仰望，水天一色，就如同萬佛聖城的夏日，晴空萬里，藍而透明。正看得神往，長者推我一把，我身如皮球，向前滾去，滾得心驚肉跳，眼睛睜開一看，自己靠在床頭上，衣服都被汗濕透了，心還在猛跳！原來是夢。回憶夢境，歷歷如真！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世界和平。我乃返鄉回故居，進入第三重的客廳上，所供的靈牌果然有表兄、表姐、胞兄三個靈

位，姑媽和嫂嫂拉著我的手，哭訴別後的經過。我先是安慰她們，待她們停止哭泣時，我問：「表兄死時是否穿白府綢藍條子的對襟短衫長褲呢？」姑媽緊張的握著我的手說：「孩子你不會死吧！你怎麼知道呢？」我說：「我看見他們哪！為什麼不給表姐穿衣服呢？」姑媽又一遍的說：「孩子！你不能死，你不會死，神明保佑孩子平安無事啊！」我告訴他們我去陰間看他們的經過，「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了，我現在不是好好地回來嗎？」姑媽心神稍安，告訴我表兄斷氣時是穿藍條白府綢短衫長褲。「妳表姐產後十幾天，天氣很熱，要我給她洗頭擦身。剛洗完頭，將髮梳好，正待洗身時，發覺很不對勁，急忙找塊布給她蓋著下體，就在此時，她斷了氣，過數天後，孩子也死了。不過裝棺之前，我都給他們穿著壽衣袍，棺內舖蓋得很好哇！他倆夫妻在同一月中去世的！」

表兄表姐原來是夫妻，也是姑媽的女兒、女婿，家中雖有錢，可是死後的穿戴、舖蓋已無益於亡人了！生前雖是夫妻，死後由於業報不同，各居異地，互不相知了！母親與妹妹好像在陰間過生活。唯有父親生前念《金剛經》，並且打坐，秉承儒家精神教育女兒——「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等甚多，因受父母之教誨，耳濡目染已成習慣。今日學佛雖無成就，但這些道理皆令我感覺自在，受用無窮。又因父親生前學佛，故能與我相見相通，此與其他人尤為不同。

又學佛後，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乃知道那水天一色原來就是鹹水海，而帶我至陰間探望父母的那位出家長老，同修們都說那就是地藏王菩薩。

(原載一九九二·十一·十《智慧之源》)

2.心樂法師 地獄來回

【原編者按】此篇係作者心樂法師親身經歷，發生於一九三三年的浙江省睢陽縣。

驀然，竟也匆匆又走過了五十個年頭，埋在底層裡的記憶，已嵌上無數歲月的痕跡；寒暑易逝，卻嘆日子的短暫，而夢裡的一段也是如此……。

一、慈航渡苦

那一剎那，我像一隻蛻不了殼的蟬，在蟬殼中哀哀地叫，懦弱地蠕動，在窒息的空氣裡掙扎；海水的沖擊、侵蝕，壓迫形成翻騰的波濤。我呼嘯著，嘶吼著「耶穌、耶穌，來救我」，無論我如何喊叫，卻得不到一絲的迴響……。

路旁觀音菩薩的形象，迅速閃過腦際，我又重新叫出觀音的聖號；隨著叫聲，眼前的海面，出現一艘載有許多不知名菩薩的船。「菩薩救我！菩薩救救我！」觀音菩薩甩了甩手中的楊柳。瞬間，我已來到船上，站在菩薩身旁，脫離了那場生死的爭奪戰。

二、親歷業海

無形中，我被一個老婆子(我直覺地如此認為)，帶進一個周圍如鉛顏色一樣，昏暗濁重的地方，有數不清的隔間，傳來許多苦楚的啼哭聲……斷斷續續，淒涼萬分。

首先，看到一個正方形的大隔間裡，刑人被綁於中央，交替被來自四個角落的尖型刑具撞擊鞭打；身上的肉裂開條條，鮮血斑斑，只聽到無力瘡啞的呻吟。再次看到身體兩邊繫有鐵繩的人，被左右的獠牙鬼差如拔河似的拉，慘聲連連……。

儘管老婆子一直告訴我他們的業報，我卻一句未曾入耳，只感覺心力交瘁，懼怕退縮不敢目睹。緊閉雙眼，深深在心靈烙上一道不可磨滅的痕跡。

三、十殿閻王

睜開眼睛，不知什麼時候，堂上坐了一位眼神極冷，一付冷酷輪廓的青面閻王。鎮定情緒，我趕忙下拜，求他讓我回去。閻王沒有理我，也沒開口。殿堂的相貌，卻一殿又一殿輾轉出現在我眼前；我就這樣一殿又一殿一直拜下去。直到第九殿時，殿上閻王開口對我說：「再賜予妳五十年的壽命，回陽後，把妳所見警戒世人。」我叩頭拜謝之時，突然想起兇悍的嫂子；再抬頭望閻王。閻王似乎洞悉我的心事，又告訴我說：「妳將有一位好丈夫。」此時，我才安心舒了一口氣。

四、登臨淨土

不知不覺中，我又來到一個柔和安詳的地方，人人臉上都掛著微笑，周遭充滿鳥語花香，清流激湍，令人怡然陶醉。聞不到車馬的喧嘩聲，這份寧靜，使我忘了前面的恐懼及震撼。

遙遠望去，眼端出現好多蓮花。蓮花上出現好多各種不同姿態的菩薩，站著、坐著、蹲著……，遍佈各處。溪畔垂柳飄揚，翠綠的蓮蓬烘托粉紅的花瓣；菩薩的英姿，色彩變幻，天樂繚繞，我已忘了置身何處。

更有那用七寶飾成的塔，金光閃爍，莊嚴無比，裡面阿彌陀佛的金像，塑立在闊大講堂的前方。我欣喜地叫出：「我要在這裡，我不要回去了。」聲音的彼落處，出現一位拿龍頭拐杖的老夫人。她說：「妳！現在還不能留在此地。這裡都是皈依三寶的佛弟子，妳以後再來吧！妳母親還在家裡等妳哪！」聽她提到母親，我執拗的態度才軟下，低頭默肯。

五、得遇亡父

抬頭之際，我又躊躇站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正當我滿臉疑惑時，我看到已逝去的父親。爸爸來到我的面前，我們彼此高興寒暄著，也同時遇到許多已逝的親朋好友。我跟他們講了好多話，覺得又渴又餓，我向爸爸要水及東西吃。爸爸說：「我們這裡沒有水喝，水源有鬼吏把守控制，我們只能飲溝裡的污水，只能吃人丟棄的食物、祭品，更有時偷取雞鴨及糞屎吃。此地不是妳應該來的，趕快回去吧！」我正想再開口問爸爸時，一位金人對我一指，只覺得眼前一黑，我又回到世間，重拾回生命的氣息。

六、後語

十九歲那年，因意外而亡；三天後，我又奇跡似的活過來。其中的轉變，使我把信仰三年的耶穌否定掉！五十年來，也歷經人事滄桑；世間的榮華富貴，榮辱、憂寵也如船過水無痕跡，遠了！遠了！一切也如鏡花水月的虛幻而不實……。夢中的極樂，促引我剃下三千細髮，放下塵勞求歸佛界。

倚仗佛菩薩的力量，五十年的歲月，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我仍然健健康康活著。感念菩薩的加被，在法味溫馨中，拋掉塵俗的齷齪，心中清淨無垢。願此感言與一切有情，同求淨土，同歸極樂。

(一九八三《覺世旬刊》<七十回首>心樂)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